# 與何炯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何炯書
作者：王僧孺　南北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王左丞集》和《全梁文/卷五十一》

近別之後，將隔暄寒，思子為勞，未能忌弭。昔季叟入秦，梁生適越，猶懷悵恨，且或吟謠；況岐路之日，將離嚴綱，辭無可憐，罪有不測，蓋畫地刻木，昔人所惡，叢棘既累，於何可聞，以握手戀戀，離別珍重，弟愛同鄒季。淫淫承睫，吾猶復抗手分背，羞學婦人，素鍾肇節，金颯戒序，起居無恙，動靜履宜，子雲筆札，元瑜書記，信用既然，可樂為甚，且使目明，能祛首疾，甚善甚善。吾無昔人之才，而有其病，癲眩屢動，消渴頻增，委化任期，故不復呼醫飲藥，但恨一旦離大辱，蹈明科，去皎皎而非自污，抱鬱結而無誰告，丁年蓄積，與此銷亡，徒切高價厚名，橫叨公器人爵，智能無所報，筋力未之酬，所以悲至撫膺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顧惟不肖，文質無所底，蓋困於衣食，迫於饑寒，依隱易農，所志不過鍾庾，久為尺板斗食之吏，以從皂衣黑綬之役，非有奇才絕學，雄略高謨，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，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，全璧歸趙，飛矢救燕，偃息藩魏，甘臥安郢，腦日逐，髓月支，擁十萬而橫行，提五千而深入，將能執圭裂壤，功勒景鍾，錦繡為衣，朱丹被轂，斯太丈夫之志，非吾曹之所能及已。直以章句小才，蟲篆末藝，含吐緗縹之上，翻躚樽俎之側，委曲同之針縷，繁碎譬之米鹽，孰致顯榮，何能至到？加性疏涉，拙於進取，未嘗去來許史，遨遊梁竇，俯首脅肩，先意承旨；是以三葉靡遘，不與運並，十年未徙，孰非能薄。及除舊布新，清晷方旦，抱樂銜圖，訟謳有主，而猶限一吏於岑石，隔千里於泉亭，不得奉板中涓，預衣裳之會，提戈後勁，廁龍豹之謀。及其投敕歸來，恩均舊隸，升文石，登玉陛，一見而降顏色，再睹而接話言，非籍左右之容，無勞群公之助，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，笥餌卮酒之早識，一旦陪武帳，仰文陛。備聃佚之柱下，充嚴朱之席上，入班九棘，出專千里，據操撮之雄官，參人倫之顯職，雖古之爵人不次，取士無名，未有躡景追風，奔驟之若此者也。蓋基薄牆高，塗遙力躓，傾厥足必然，顛匐可俟；竟以福過災生，人指鬼瞰，將均宥器，有驗傾巵，是以不能早從曲影，遂乃取疑邪徑，故司隸懍懍，思得應弦，譬縣廚之獸，如離繳

之鳥，將充庖鼎，以餌鷹鸇，雖事異鑽皮，文非刺骨，猶復因茲舌杪，成此筆端，上可以投畀北方，次可以論輸左校，變為丹赭，充彼舂薪；幸聖王留善貸之德，紓好生之施，解網祝禽，下車泣罪，愍茲恚詬，憐其觳觫，加肉朽胾，布葉枯株，輟薪止火，得不銷爛，所謂還魂斗極，追氣泰山，止復除名為民，幅巾家巷，此五十年之後，人君之賜焉，木石感陰陽，犬馬識厚薄，員首方足，孰不戴天，而竊自有悲者，蓋士無賢不肖，在朝見嫉，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，家貧，無苞苴可以事朋類，惡其鄉原，恥彼戚施，何以從人？何以徇物？外無奔走之友，內乏強近之親，是以構市之徒，隨相媒孽，及一朝捐棄，以快怨者之心，吁可悲矣。蓋先貴後賤，古富今貧，季倫所以發此哀音，雍門所以和其悲曲，又迫以嚴秋殺氣，萬物多悲，長夜展轉，百憂俱至；況復霜銷草色，風搖樹影，寒蟲夕叫，合輕重而同悲，秋葉晚傷，離黃紫而俱墜，蜘蛛絡幕，熠耀爭飛，故無車轍馬聲，何聞鳴雞吠犬，俯眉事妻子，舉手謝賓游，方與飛走為鄰，永用蓬蒿自沒，愾其長息，忽不覺生之為重，素無一廛之田，而有數口之累，豈曰匏而不食，方當長為傭保，糊口寄身，溘死溝渠，以實螻蟻，悲夫！豈復得與二三士友，抗首接膝，履足差肩，摛綺縠之清文，談希夷之道德，唯吳馮之遇夏馥，范式之值孔嵩，愍其留賃，憐此行乞耳。儻不以垢累，時存寸札，則雖先犬馬，猶松喬焉。去矣何生，高樹芳烈，裁書代面，筆淚俱下。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